



《我可没那么想:佐野洋子的“非典型”人生物语》  
[日]佐野洋子 著  
时代华语|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她是幼年在中国度过的日本“童书界才女”,她是百万级超级畅销书《活了100万次的猫》的作者,她是日本作家谷川俊太郎的前妻,她是患有乳腺癌和重度抑郁症却能一直“酷”到人生结束的“五岁老奶奶”……她是佐野洋子。在随笔集《我可没那么想:佐野洋子的“非典型”人生物语》中,面对苦乐掺杂的人生,她说:“要生气,要大笑,要坦坦荡荡地悲伤!虽然人生很麻烦很辛苦,但只要吃饱睡足,就可以快活过日子。”

□黎戈

第一次,我仔细地审视了作为画家的佐野洋子。说句实话,可能是因为学版画出身,她的笔触粗粝猛烈,而大多数为儿童作画的绘本画家,笔法都是非常清新柔美的。这一路,处处赔着小心,温柔地设下重重机关,力图以春风化雨,把爱与美植入儿童的稚弱心灵。

佐野洋子可不。她的画一点儿都不精致,看上去像只抓兔子的隼一样,凌厉地扑下来,完全不讲究动作的美感,却抓到了最重要的猎物,也就是作品的意义核(其实,佐野洋子的文字,也像她的画笔一样,没有精细的炼字,那个用词,看上去简直是随手抓来的),她那本一气写出,卖了几百万本的《活了100万次的猫》,一直为人所津津乐道。

她笔下常常出现一种形象——似乎是个婴儿,光溜溜或穿很少,肚子鼓鼓的(婴儿的内脏是下垂的),又像是一个文明开始前的几十万年前的原始人:脸,是一张非高贵品种的野猫脸,眼睛也像猫一样斜睨着、乱发如飞蓬——动物凶猛的兽力、辛辣老熟的智慧、婴儿的天真原气……合成了她的气息。

这就是她,每本散文集后面,那个发声的女人,那个在中国出生,与家人回日本长大,哥哥弟弟都病死,父亲早逝,母亲因此发了狂,动辄暴躁骂人,就是这样一个在粗粝破败环境中摔摔打打长大的野性十足的佐野洋子,我终于有了一张她的照片,不是在履历文件里,也不是在书籍扉页上,而是,在她的画里。从此,我读她的时候,那个在我脑海中盘旋的被称作“佐野洋子”的形象,终于附了形,如魂魄,找到了安放它的形。

佐野洋子的没心没肺里,有着暗黑的核心,而这个多层次、多维度,才是她吸引我之处。

让我们从她生命的源头看起:佐野洋子的母亲,一点儿都没有我们默认“母亲”这个身份概念下的柔情、温婉、护犊情深,相反,她硬冷、尖刻,寒气逼人,连我这个读者看着都发寒。

佐野洋子回忆中唯一的温情时刻,是母亲擦完发油,喊她过去,把多余的油分抹到她头上,也就是拿她当作一个移动卸妆纸巾?因为这是母亲和她唯一的身體接触,会让她无限回味……这个细节总是让我想哭。饿极了、渴极了,可是没有爱的甘露,一滴都没有。到老了,母亲痴呆了,变成了佐野洋子的孩子,那温情,才一点点生出来——她不爱母亲,因为对方如同爱的绝缘体,一个铜墙铁壁的冰窟,或冰冷光滑的井壁,根本无处去进入,去落脚。

有种说法是把佐野洋子面对癌症的“潇洒”理解为勇斗癌魔的乐观无畏,怎么可能呢?佐野洋子根本就不是心灵鸡汤倡导的阳光积极,她自小就近距离目睹死亡,一次又一次。幼年她作为战败方眷属,在中国度过,她最爱的小哥哥,死于配给不足的营养不良,弟弟也紧接着死去,还没来得及长成一个成年人的模样。她在半夜翻过无人的山丘,穿过漆黑的荒山,去拍医生的门,眼看着母亲被一个接一个死去的孩子刺激地狂哭。她太清楚,就算人死了,来年的花也会继续开,星星会发光,雨会落下,没什么大不了的……这是她从小层层积累的死亡经验。

佐野洋子长年患有重度抑郁症,临死前她和医生讨论死后事宜,也带着一种疏离的不在场感,好像自己的死亡都是隔岸的——她们就死亡做了一个对谈。医生说:“有太多人对死亡毫无概念,所以你要多写一些关于死亡这件事。”佐野洋子说:“我也是因为自己快死了,才有了一点儿经验。毕竟是第一次(死),我也想好好观察一下。”她诚实地记录着自己最后的时光:医生说她还能活两年,她立刻一掷千金地买了捷豹汽车,结果过了两年还没死,她想:“怎么办?钱都快花完了……”化疗掉头发,她剃光头,对着镜子照照:“顶着这张脸过了几十年,我真是坚强啊,不过!秃头才知道,原来我的头型这么美!”

她那么成熟睿智,饱经人世沧桑,洞晓一切世情,让人觉得她有一百多岁了,可是,她又那么新鲜勃发,好像昨天才刚刚出生,也许,她今年五岁?

她写过一本《五岁老奶奶去钓鱼》,说的是

一个老奶奶过生日,只有五根蜡烛,那就过五岁生日吧,第二天,老太太和她的小猫孙子去钓鱼,路过一条宽阔的大河,老太太站在河边,再一想:“我是五岁啊!”哗,就跳过去了。

佐野洋子是个天才。

天才是什么呢?大约有这么几个特点:忽大忽小,天才都是把一颗老灵魂,混上一颗童心,揉为一体,她就是“五岁老奶奶”,五岁哦,但又是老奶奶;无翼而来的天分,看不到清晰的成长线,所谓“提笔即老”,麦卡勒斯、张爱玲写出最成熟的作品时,都只有二十多岁;不是技术化的、均质的好,就算水平发挥有起落,也不影响它的光彩,也就是说,即使在她写得不好的文章里,那种天才的气场,闪闪发光的只言片语,仍然能把整个暗淡的文本照亮。

近年来鸡汤盛行,佐野洋子和树木希林一样,也属于被鸡汤化误读的一拨儿人,但事实上,她们的价值就在于“不规则,不标准”——我怀疑,她们的答案中也有疲倦松懈时的信口乱说,在她们的对话录、访谈录及文章中,不时地,也能看见前后矛盾的表达和立场。佐野洋子的儿子说他妈关于他的回忆是虚构混杂的,与他记忆中的事实有点不同,还有一次(忘记是谁说的了),说是《静子》中洋子和母亲和解的段落,也有点言过其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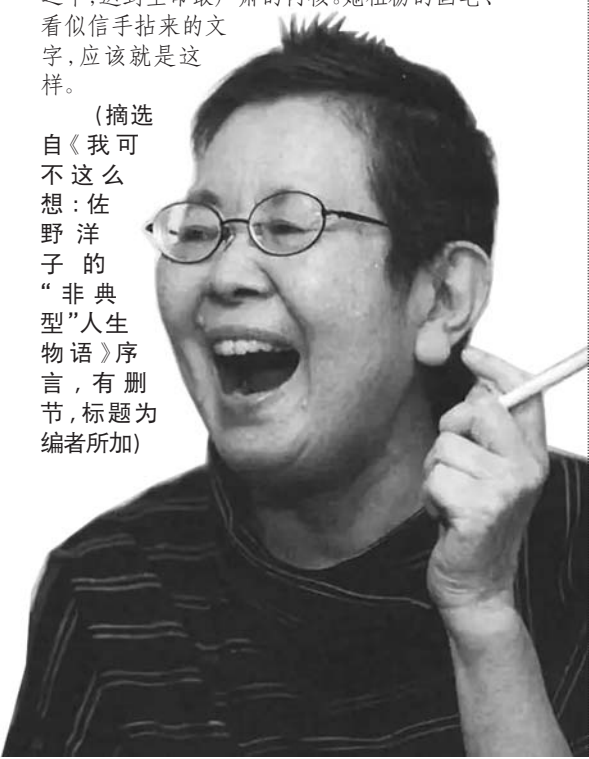
我觉得这没什么问题,这就对了嘛,活着,又不是每天参加一次高考,酷,也不可能是一张打铃收卷的答题纸。快节奏时代的酷,是综艺节目里,应试作文般的酷,心里是一个答案,交上去是另外一个,因为都知道什么行为会加分,比如你要做情感专家,给人家提供人生指南,你就必须强调男女平权、亲人和睦等,这都是应考大纲,无关个体当下鲜活感受和真实的经验积累,必须持这种态度,才能迎合读者,就和提供对口服务是一样的,这种活在他人判断体系里的酷,不是真酷。

佐野洋子说:“我讨厌所谓的正义,无论是向左向右,还是向上向下,还有斜的。”我相信她也特别讨厌一成不变、心口不一的标准答案,她的酷,不是经过思想整容、形状工整的酷,像意见领袖喊口号、鸡汤文手写语录那种,她就是把此时此刻的心理,包括即兴想象出来的心里事实,那张答题纸直接交出来,童言无忌,没有两张答题纸。

她并不掩饰衰老、疲沓和倦意,佐野洋子长年罹患重度抑郁,她说要没有儿子她早已自杀了。她被生活磨折和消耗,也没有过剩情绪引发的战斗激情(年轻化的力量感,多半是这种戾气横生),她的力量感,是更丰富、更浑浊,有时也会有来回踱步的成年质地的酷。

鸟儿何以能飞得高,飞得远?因为,它们的骨架是中空的,如果你想得到真正的自由和广阔的远方,一定不能背着两张答题纸,那样的话,自重太大了。真正的酷,也是这样的,在放松之中,达到生命最严肃的内核。她粗粝的画笔、看似信手拈来的文字,应该就是这

样。  
(摘自  
《我可  
不这么  
想:佐  
野洋  
子的  
“非典  
型”人  
生物  
语》序  
言,有  
删  
节,标  
题为  
编者  
所加)



## 年老,是生命的酬赏还是惩罚

□邱天助

在生命周期的第九阶段,我们会面临新的需求,经历对生命事件的重新评估以及面对各种生活难题。晚年该如何活下去?该用什么样的姿态来活?愿你能从《生命周期完成式》一书中撷取正向的力量,让年老变成生命的最佳酬劳。

老年期,是尚未被充分开发的知识领域,而八九十岁人的生活世界,更是一个神秘的领域。因为,人们总是无缘、无力,或无意愿去亲近、体验、检视和剖析生命的最后一段旅程;或是常常过度简化老年人的生命,以为六七十岁、七八十岁和八九十岁,面临的都是同样的世界,过的都是同样的生活,产生的都是同样的心境。

社会心理学家爱利克·埃里克森的妻子和学术伴侣琼·埃里克森,根据自己的陪伴、观察与亲身经历,整理出了最后一段生命历程的体验。1996年,在先生去世两年后、自己辞世的前一年,她及时重新修订《生命周期完成式》,将爱利克·埃里克森原先提出的生命周期的八大阶段延伸至第九阶段。琼·埃里克森认为这一阶段是明显不同的生命境界,必须通过八九十岁人的眼睛来审视和理解。

她在书中写道:“我们在八十岁时才开始意识到自己‘老了’,但在将近九十岁时才真正开始面对那些挑战。”以往,他们的生活从不曾被无法解决的问题所困扰,然而,在九十岁时才猛然发现自己活在一个未知的国度。琼推测,八九十岁之时,生命会面临新的需求,经历对生命事件的重新评估以及面对各种生活难题。这些问题必须以第九阶段的发展为主题,进行充分讨论,才能被更好地面对。

琼认为,生命在第九阶段首先呈现的是负向或不和谐的元素,例如不信任、羞愧、怀疑、罪恶、自卑、认同混淆、孤立、颓废、迟滞、绝望和厌恶,这些都是晚年不得不去面对的挑战,那才是生命最难熬的时光。

虽然人从出生开始就在迈向死亡,但是在生理、心理和社会条件都不断退化的情况下,如果生命已无残余能量,并且不能用足够的智力去面对晚年,那么惊恐、焦虑、愤怒与绝望就会不断侵袭我们。当生命面临的是尽头而不是希望,甚至连反刍、回味都变成奢侈的时候,我们该如何活下去?该用什么样的姿态来活?用埃里克森的话来说,这才是真正的生命危机。

要克服晚年的危机,就必须获得更多的正面能量。因此,超越时间的局限、无止境地扩展生命空间,是晚年必须发展的美德和调适之道。在琼·埃里克森看来,老年最后一个阶段必须从物质的、理性的、自我的世界,提升到一个更为宇宙的、禅学的层面,进而发展到瑞典哲学家拉斯·托姆斯丹所说的“超验”境界。托姆斯丹认为“老年超验”之道,必须削减自我中心,在孤独的生命中保持宁静、沉思;让自己超越对死亡的惧怕,而非只是无奈地接受它的必然性;重新界定时间、空间和事物的意义,从后设角度,找到一种无限宽敞、跟宇宙同在的生命新旅程。然而,在我们这些凡夫俗子的生命历程中,这是多么严峻的考验与挑战啊!

埃里克森的生命周期理论只是概括性的阶段划分,并非一刀两断的年龄界定。因此,我们可以说,琼·埃里克森所指称的人生第九阶段,并非只是八九十岁人的生命遭遇,它泛指、譬喻的是人们或短或长、迥异于先前生命的最后旅程,它几乎是每个人最终都会面对的失能、无助和依赖的生命阶段。因此,如果你关心自己或亲友的晚年时光,本书是最好的生命教材。当然,在阅读本书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忘记琼·埃里克森的叮咛:“生命周期表只有在你自己去体会,甚至最好是自己去编制时,才最有意义。”

《生命周期完成式》  
[美]爱利克·埃里克森 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